

# 李品仙別傳

(四)

## ● 王成聖

### 長十戰區勝利受降

民國卅三年四月，敵軍發動中原大戰，五月上旬，攻佔鄭州、新鄭、許昌、確山、臨汝、遂平、洛陽等地，打通了平漢鐵路。下旬，復在湘北發動攻勢，到是年十一月，日寇已由湖南沿湘桂鐵路打到廣西。

中央以平漢鐵路以東的各戰地（黃河以南、長江以北）與後方交通受阻，乃於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廿八日，即以豫皖鄂邊區為基礎，擴大成立第十戰區，以李品仙為司令長官，統一指揮區內的黨政軍一切事宜。李品仙於次年元月十二日於立煌成立長官司司令部，正式就職。

第十戰區所統轄的作戰部隊，除原有的二十一集團軍外，尚有何柱國的十五集團軍，陳大慶的十九集團軍，以及牟中珩的山東挺進軍，王懋功的江蘇挺進軍，張軫的豫東挺進軍，程汝懷的鄂東挺進軍等，總共七個軍、十八個師、兩個獨立旅以及營中遊擊隊。

戰區司令長官部係由原來的豫皖鄂邊區總司令部改編而成，由原來邊區總部的參謀長董英斌

改任戰區長官部的參謀長，戰區政治部主任由原邊區黨政縱隊長丘國珍調任（同時黨政縱隊亦改隸戰區，歸戰區政治部指揮）。山東挺進軍總指揮牟中珩，蘇北挺進軍總指揮王懋功，都分別兼山東、江蘇兩省政府的主席，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奉最高統帥指示，擔任戰區臨泉指揮所的主任，因此他們三人都兼任戰區的副司令長官。

那時蘇北、魯南已在新四軍盤據之下，各該省的省政府主席兼挺進軍總指揮，事實上均不能進入其轄區指揮作戰；因此，江蘇省政府及蘇北挺進軍總指揮部暫駐皖東天長，山東省政府及山東挺進軍總指揮部則暫駐阜陽，以後相機進入各該省區作戰。十五及十九兩集團軍在商邱、臨泉一帶。為統一協調該兩集團軍作戰，奉命於臨泉設立戰區長官部指揮所，以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陳大慶分別擔任臨泉指揮所主任、副主任。

八月十五日軍投降消息傳到立煌，李品仙興奮喜悅，夜不成寐，反覆吟哦杜甫：「塞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詩句。

次日他下令所有各部隊、機關，除停止主動

對敵攻擊外，一切照常工作，尤其要慎防匪徒及不良份子的非法活動。同時立即召集在立煌附近的各黨政機構主管及部隊師長以上指揮官開會，指示受降接收的各項準備工作，以免臨事倉皇發生錯誤。

九月九日，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代表最高統帥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此時戰區的受降接收準備工作概已完成。十日即在立煌開軍民慶祝勝利大會，所有在立煌的軍民、學生及美軍人員在內不下數萬人，歡呼聲、炮竹聲、鼓樂聲震動山谷，盛況空前。午後舉行聚餐會，民間也家家置酒互相邀飲，狂歡竟夕。是夜他也歡飲微醺，興奮不能成眠，因作七言絕句及律詩各一首。

欣聞日寇投降七絕一首。

歡欣鼓舞遍塵寰，捷報相傳百二關；苦戰八年終勝利，凱歌齊奏大刀環。

同前題又七言律詩一首

陣裏忽傳日寇降，翻教熱淚濕征裳；初聞捷報疑狂噬，的是盟軍破夜郎；

八載備嚐新磨苦，一朝贏得國魂香；天

河洗甲還都日，又是河山重建忙。

慶祝大會完畢之後，他奉統帥命令為徐州、蚌埠地區受降主官。九月十一日正式召集各有關部隊及單位開會，決定受降及接收事宜：蚌埠由長官部負責接收，徐州由何副長官柱國協調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陳大慶負責接收，安慶由四十八軍軍長蘇祖馨負責接收。

會議完畢之後，即分令第七軍進駐蚌埠、四十八軍進駐安慶、第十五及第十九集團軍進駐徐州。同時以備忘錄送達本戰區日軍負責指揮官十川次郎中將，諭知本戰區受降接收規定事項及各地區接收指揮官，著其於規定時間內派員向我各區接收指揮官接洽投降繳械事宜。隨後他於九月十七日率領長官部各主要人員自立煌前往蚌埠主持本戰區受降工作，於二十二日下午到達蚌埠。

沿途各地父老熱烈歡迎，到蚌埠時，地方民衆扶老攜幼自河岸沿大馬路長達數里之遙，途為之塞，萬頭攢動，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聲震雲霄。

二十四日下午正式舉行受降典禮，儀式簡單肅穆。回想抗戰八年我同胞遭日寇荼毒慘狀，與目睹當日日軍投降的頹喪淒涼情景，使他無限感慨。是晚舉行慶祝宴會，宴後他感懷往事，因賦七言古詩一章，題為「接受日軍投降有感」。

盧溝橋邊戰端起，吹角鳴笳自此始；漫天烽火遍神州，塞北江南盡摧毀；

堂堂華夏竟蒙羞，怒髮衝冠報國仇；百萬男兒為戰死，凌雲壯志五千秋；

江淮秋深早飛雪，霜風勁草天邊月；彈雨槍林難為炊，據鞍渴飲蝦夷血；

滿地礮聲製錦衣，糧車轆轤道中馳；叮嚀猶憶爺娘語，不斬倭奴誓不歸；

黃塵瀕洞張天幕，旗影遙迤聯粵鄂；殺氣騰空作陣雲，敵騎瑟縮依地廓；

頻年爭戰氣雄豪，拔壘拳旗斬六鰲；魑魅猖狂何日已，丘陵難比岳雲高；

長江南北皆陷阱，泥足深深夢未醒；盟軍協力自東來，霹靂一聲繩繫頸；

當初入寇氣何昂，掠地攻城似虎狼；此日降城高築就，棄戈匍匐似羔羊；

歡聲鼓舞揮熱淚，復國同登太平世；三軍共舉慶功杯，齊祝河山衣帶礪。

隨後，他再往徐州、安慶視導接收工作。當他前往徐州視察受降及接收情形之際，曾獲知共軍陳毅等部隊在蘇北一帶已組織「蘇魯皖邊區蘇維埃政府」，派遣軍隊竄至徐州南方的三堡附近，將鐵路破壞，阻撓國軍運輸，及迫令當地日軍向他們投降等等異動情報，當即判斷共軍必在最短期間內公然從事叛亂。他回蚌埠之後，即欲建議中樞，在徐、蚌接收之後，以第十戰區現有兵力進剿蘇北共軍，根除後患。

當時十九集團軍正奉命自徐州向泰安、濟南北上保護津浦路交通，十五集團軍已進駐徐州，廿一集團軍在蚌埠以南，另有郝鵬舉、張嵐峰兩部偽軍，各約一萬餘人，隊伍也頗齊整，則在徐州至歸德一帶候命收編。遂計劃以何柱國的十五集團軍及陳大慶的十九集團軍，沿津浦路及徐海路，遮斷蘇北與魯南共軍的連絡，阻止蘇北共軍北竄；然後以二十一集團軍為主力，配合郝鵬舉

、張嵐峰兩部偽軍，由盱眙、天長東進，進剿蘇北共軍，予以殲滅；最後轉移主力指向魯南沂蒙山區，將魯南殘共圍殲於東海岸一帶地區。二十一集團軍過去與共軍作戰多次均獲勝利，頗有經驗，共軍非常畏忌，他相信不難予以肅清。

他當將此計畫向李宗仁申報，請其轉請中央核奪。可是，當他於民國卅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席軍政部在重慶召開的「軍事復員會議」，會議中竟通過了下列事項：

(一)各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等主官職位及機構一律撤消。

(二)全國軍隊按平時編制，以師為單位，保留六十個整編師。

(三)停止徵兵。

(四)所有游雜部隊及偽軍一律收束編遣。

(五)軍事人員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六)行政官吏不得兼任黨務工作。

閉會時主席陳誠說明，此次大會議定各案，實為戰後整軍，使軍隊國家化的要務，既經全體決定必須迅速實施。因此，李品仙擬要清剿蘇北共軍的計畫，也就無法提出而胎死腹中了。

民國卅五年四月，第十戰區結束，廿一集團軍縮編為三個整編師，改隸第八綏靖區，以夏威為綏靖區司令。李品仙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當時，安徽省會的地址有安慶、合肥兩地的爭執，他交由「臨時參議會」討論表決通過「遷建合肥」。

### 局勢劇變竭盡忠誠



① 李品仙將軍（左）九十四歲時與夫人合影。  
 ② 李品仙將軍致本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的親手筆跡。

②

成聖先生昨奉電話囑書  
 回憶錄出版簽名已囑寫就  
 是否可用何請

卓裁順請

早安 弟李品仙 志

大小兩紙信採用

民國卅七年五月，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閉幕後，國軍戡亂軍事已陷被動。中央為鞏固華中，特成立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統轄兩湖、安徽、江西、河南五省軍政，由白崇禧為軍政長官。六月，調任李品仙為副長官。

他自民國廿九年元月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至此離去，整整八年半，是他服務最久的地方和職務，他常以安徽為第二故鄉。一旦卸職他去，不勝依依。安徽省議會通過贈他「榮譽公民」的證書。他感激之餘，又賦詩一首云：

揮手臨歧別皖疆，清風拂袖九秋涼；朔雲幻變干戈後，國事蜩蟬歲月長；

八載同仇如手足，一朝遠別感參商；離懷幾許情難訴，霜冷方知晚菊香。

他到南京，晉見蔣總統中正，總統垂詢他母親營葬情形，他乘機請假兩月返里葬母。當他銷假於十一月中旬到武漢就職時，徐蚌會戰已開始。接著黃維兵團（三個軍一個整編師）奉調前往增援，不幸被共軍圍困覆沒，徐蚌會戰失敗結束。此時華中只有荆宜一帶的宋希濂兵團（僅第二軍戰力較強），在平漢線上的張軫兵團和漢口外圍的張淦兵團（只有第七、四十八兩個軍），總共僅有十幾萬人。另四十六軍在大別山區皖東一帶，廿軍楊幹才、廿八軍李淦則馳援南京浦口。因此，應付往後共軍的可能大舉南犯，實有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的難處。

民國卅八年元月廿一日，蔣中正總統宣佈暫時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與中共談和。

四月十六日，李代總統派出的和談代表之一的黃紹竑由北平返回南京，將中共的八條二十四款攜回請示。李品仙當時適因事由漢去京，是晚得參加聽取黃紹竑有關和談經過的報告。當黃報告完畢並將中共所提出的條款宣讀之後，所有在座的人默無一語約有兩三分鐘之久。李品仙素來心直口快，觀此光景無所顧忌的對黃說：「我看這些條款的內容，不是和談，完全是迫降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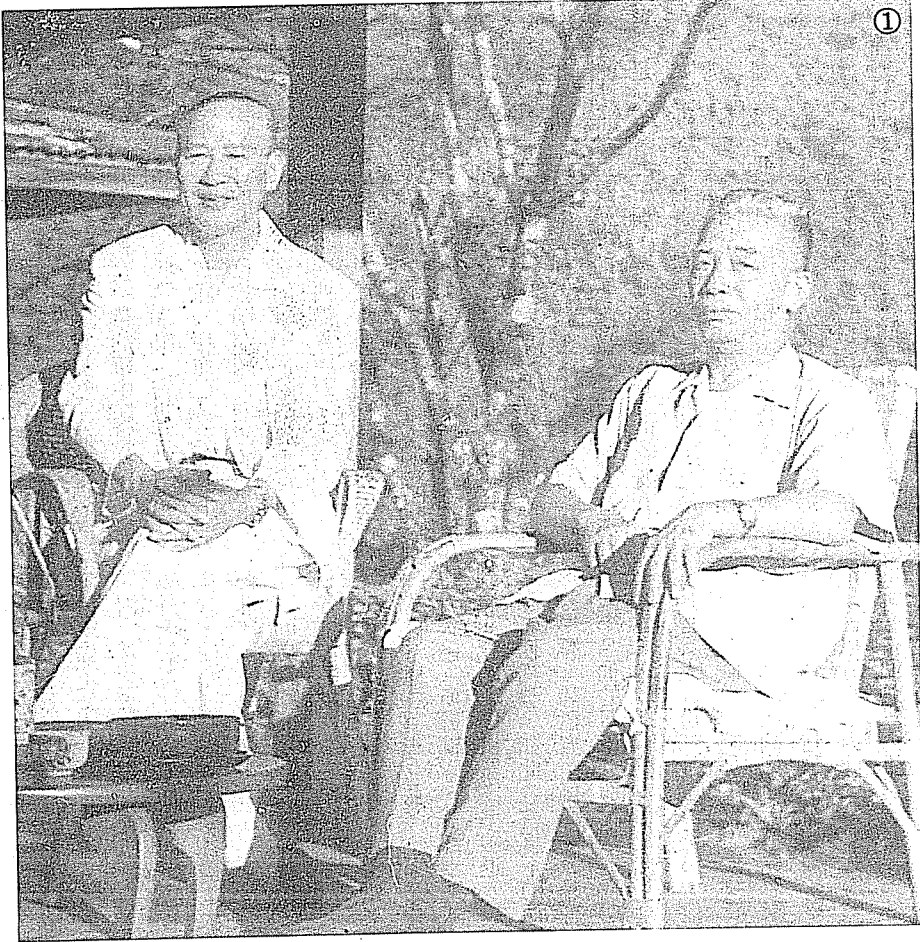
黃有幾分尷尬的說：「我們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才達成這樣的條件。這是最後的決定，共方是不會再讓步了。我們自己也要考量考量，如不承認，只有再戰；再戰結果，有無把握？」此時在座諸人仍然默不作聲，最後李代總統掃視大家一遍之後說：「茲事體大，容我考慮後再行答覆。」和談事實上就此停止，四月十九日正式予以拒絕。華中長官公署在和談期間，本中央備戰求和的決策，以僅有的兵力，作以武漢荆宜為重點的部署。可是，共軍很快渡江，佔領南京，並沿浙贛路深入江西，使華中側後感到威脅。同時，長沙的程潛也有投靠共軍的傳聞。遂不得不放棄武漢，於五月中旨逐次向湘北、湘中轉進。另一方面李宗仁代總統也於拒絕中共和談條件後，即下令特任李品仙為桂林綏靖公署主任，命他回廣西，加強作戰準備，鞏固後方基地。他於五月一日路過長沙，對程潛作最後勸說，他說：

「頌公，你在黨國歷史上是勳業彪炳，極有地位的人，今黨國危亡，從大處看應該領導我們奮鬥救黨救國，從小處看無論如何應該珍重自己的光榮歷史，不能隨便附和年輕一輩人的意見輕舉妄動。這就是我們應有的道義而言，如果就實際利害權衡，你是湖南的家長，當然要以保全湖南大多數人的身家性命為基本考慮，今駐守湖北的國軍不下十餘萬，其中大部份是廣西的子弟，將來情況不利必然要假道湖南退回廣西，所謂歸師勿遏，湖南無論如何是擋不住的。如果湖南有變，屆時長沙百數十萬人口的生命財產豈不無辜遭劫，是公愛之適足以害之！我為公謀，還是安定下來從長考慮為好。」

程潛矢口否認有投共之說，但也受他勸說的影響，未敢在華中部隊撤退湘省之前，有所行動。一直等到華中部隊撤到寶慶之後，才公開附近投共。時間上延遲了兩個月。

他於五月五日在桂林就綏署主任職。他鑒於目下戡亂戰事頻頻失利，各地土共紛紛出現，學生工人群起搗亂，影響人心擾亂秩序，廣西不免亦被牽連，加之金融混亂風潮迭起，大局危機迫在眉睫。廣西位在西南，已成反攻基地，一切工作急待進行，惟以時間迫急無暇兼籌並顧，只有選擇重要事項先行實施者如左：

- (1) 廣西原有保安部隊歸綏靖公署指揮。
- (2) 省保安司令部奉中央行政院令撤消，其業務歸綏靖公署辦理。
- (3) 增編若干保安團充實戰備，其經費與省府會同籌劃。
- (4) 協助省府實施總動員法，動員人力物力配合同國軍作戰。
- (5) 協助省府整理內政，安定人心，維持秩序。



①民國卅九年李品仙將軍（右）和白崇禧上將（左）在台灣合影。  
②李品仙將軍（中）與前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左二）餐敘時合影。



(6) 加強地方國民兵團配合國軍作戰。

(7) 分區綏靖肅清土匪。

可是，各項工作，很難立竿見影，而共軍進展快速，我退守湘南衡寶一帶的華中國軍部隊，雖曾穩定一時，並一度收復湘鄉、安化及獲得青樹坪的勝利，但此不過曇花一現而已。至十月上旬，由贛南前進的共軍已攻陷韶關，湘西的共軍已進至芷江；我據守衡寶的華中部隊陷於兩翼包圍的形勢中，不得不再向西撤入廣西。

華中地區所屬各軍，於十月上旬自衡寶向廣西撤退途中，曾於冷水灘附近對追躡前來的共軍予以有力的反擊，殲滅甚夥，使共軍一時不敢西進。爾後曾在湘桂邊境對峙了一段時間，但因廣州很快於十月十五日失守，為防共軍沿西江西進，直扣梧州，拊國軍之背，乃不得不將主力轉移於梧州方面。於是防守的戰線愈為延長，兵力益感不足。十一月中旬，廣州方面的共軍已逐漸迫近梧州，並向欽、廉方向前進，國軍側背大受威脅，復因兩面對敵作戰，兵力分散，不得不將桂北一線守軍向西南柳、潯、梧、鬱方面轉移，放棄桂林。當華中長官部決定放棄桂林，必要時退守海南後，他即將綏靖公署移駐南寧。他自己在往南寧之前，一度銜命飛赴海口與陳濟棠及薛岳接洽，轉告白崇禧於必要時率軍撤往海南的意圖。陳、薛兩位也極力主張華中軍退至海南，協同防守，徐圖恢復大局。他返回桂林復命後，即轉赴南寧，就綏靖工作略為調整部署。不料局勢惡化快速，僅僅不足一月，桂林、貴陽、重慶、成都均告棄守。華中軍自撤回廣西之後，可說未經

一次重要的會戰即迫於情勢不得不倉皇急退。長官部對大軍最後的行動，無論採取何案，也未能加以準備更談不上有效實施。國軍轉進至慶、柳、潯、鬱之線後，事實上已無法立足，遂繼向南寧外圍撤退。此時，長官部召集各高級軍官再行會議，決定退守海南，令各軍逐次向廣東的欽廉轉進。

可是大軍退守海南的構想雖好，但渡海船舶和各種後勤措施，一時無法配合，而共軍已迅速進據茂名、博白、雷州，張淦沿粵桂邊境前進的一路，中途被截擊，張本人且已中伏被俘，小董也告失陷。所餘部隊，一部十萬入大山打游擊；到達龍州的，則由黃杰率領退入越南。

廣西局勢，如此急轉直下的原因，除受全盤形勢影響，勢已無法再戰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據李品仙的回憶，那就是抗戰期間原屬第二十一集團軍統轄的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等軍，其官兵大部份都是廣西子弟，他們在抗戰初期出征，轉戰於豫皖鄂一帶，離鄉背井已有十年之久，一旦部隊回到廣西，不免思家心切，在父母倚門兒女情長的情形下，初則紛紛請假，請假不准則繼以逃亡。因此，這支久經戰陣，素稱驍悍的部隊，回到家鄉不過一月，未經大戰，人員已減損過半，循至土氣衰落人無鬥志，遂使十餘萬大軍，轉瞬之間化為烏有。

民國三十八年底，整個大陸淪陷。當年八月間，京滬相繼淪陷，贛南又復告急之時，他眼看大局已有土崩瓦解之勢，內心痛苦之極，曾寫下七言古詩一闕，歷年來嘗反覆吟哦，長歌當哭：

當年亦共脫羅網，竄據劫邊成伏莽，詭言抗日欺國人，陰謀早蓄偷天掌。

約言墨藩猶未凝，假借和談眩衆聽，招軍納叛蒐兵戈，盡惑農工為內應。

一朝卵化羽毛豐，掀起白山燕地風，偏有蘇魔為虎伥，關東劫奪勢尤凶。

可憐將士無鬪志，慘雨愁雲雪滿地，霎時形勢若轉蓬，鐵鑄長城全拋棄。

赤旗紅鼓復西來，塞上煙雲暗燕臺，雲嶺獨看明月落，萬家悲哭有餘哀。

虎狼坐噬吞燕晉，豫魯徐淮成灰燼，瀾天禍亂迫眼前，海內惶惶大驚震。

秦廷待救救無期，臺閣群公計莫施，委心協議議無就，天斬長江乏力守。

哀哉京滬復淪淪，魔掌難逃血淚新，從危軍民播粵海，生離死別最酸辛。

五嶺迢迢潦水急，扶老攜兒衣履濕，麤餐露宿無奈何，鶴唳風驚相對泣。

雨花臺畔血花飛，野壩纍纍戰後遺，石頭城下東流水，鎮日悠悠恨可知。

黃塵瀕洞風蕭瑟，道路縈紆坭蓋膝，瀕江兩岸遍流氓，萬苦千辛向誰述。

宋明鼎革史昭然，何日旌旗奏凱旋，河山錦繡遭離亂，文物劫灰最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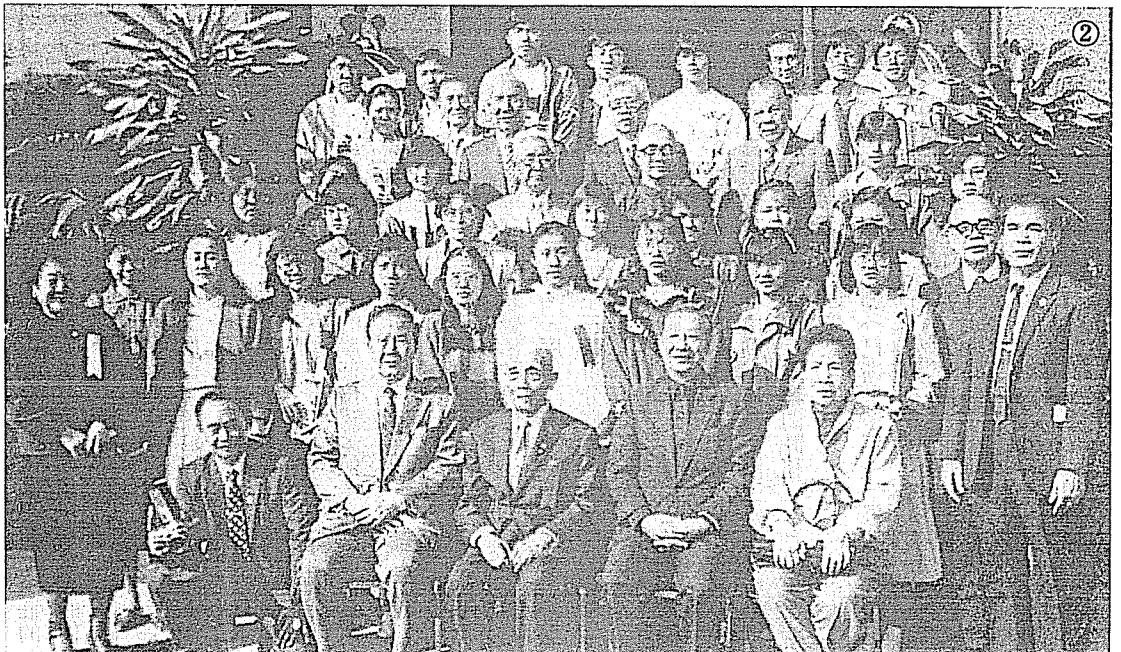
來臺息影安樂晚年

大陸淪陷，華中長官公署和桂林綏靖公署撤銷，李品仙於民國卅八年十二月到達臺北。次年三月，蔣中正總統復職後，任命他為戰略顧問。



①辛亥武昌起義廣西三元老左起：李品仙、徐啟明、張任民。

②李品仙（前排右三）與廣西在台鄉親合影。二排右二為潘宗武代表。



四十二年春，限齡退休。

數十年戎馬生涯，處此驚濤駭浪的變局，能夠保全首領，全家平安的榮退息影；使他感念上天對他的厚愛，政府對他的恩惠，再賦詩一首：嶙峋傲骨本天生，不為恩仇不為名；家國興亡人有責，風雲暗淡劍空橫；

常懷戲綵悲風木，猶幸趨庭慰晚情；太息春光漸減，歸田遠隱樂身輕。

李品仙是不擺官架，專務儉樸的人。當民國十七年北伐勝利，他和葉琪到了北平，他的副官找了兩部人力車，叫他們介紹一處旅館暫時休息。車伕以為他們是高級將領，身份高貴，就照一般世俗習慣，送他們到北平最具規模招待外國



李品仙八十五歲時在台灣南部鵝鑾鼻留影。

人的「北京飯店」。正當旅館的侍者看到副官的腳穿草鞋，身穿粗布軍裝的裝束和簡單的行李以為身份不合，和副官理論時，他和葉琪趕到，知道人力車伕和旅館的侍者都會錯了意。明知侍者崇洋媚外的劣性可惡，但只有內心為之太息而已。表面上還是很謙和的表示找錯地方並請侍者代為介紹另一家旅館休息。因為他們雅不願以住此一流大飯店為尊貴闊綽，同時也違悖了他的節儉樸素的原則。他是一個愛護民衆和喜愛運動的人。當他在廣西任邊疆督辦時，常於公務之暇，約同軍中善於政獵的官長，出外行獵。一次，他和師長韋雲淞出巡平而關，夜間行獵，遇到龐然大物，以為係鹿獐之類，立即開槍射擊。該動物負傷怒吼疾奔而去。他們以夜晚視界不明，不便窮追，乃即回村睡覺。次晨前往鎮南關，中途卻遇到村民報告：「督辦昨夜打死我的牛。」他一面向村民道歉，一面賠償安南幣五十元（可買兩條牛）。已死的牛，也送給村民宰食。經此事故，他從此行獵特別小心，尤其不再夜間出動了，以免有擾民之譏，而此事經村民宣揚，大家都對他的謙懷大度，稱讚不已。

他退休之初，租寓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水源里十鄰。民國四十二年冬，被地方父老選舉為鄉長。他不以昔為上將，統帥雄師；今為鄉長為失意，不但幹得認真起勁，並且有：「當年呼百諾，咄嗟無痛癢，從此識下情，慚然悔已往，感謝鄰里人，使我知聞廣」的感歎。

他是個不事生產，廉潔不苟的人。歷年統帥大軍，膺任疆寄，取予不苟，兩袖清風。第一次

於民國十九年脫離唐生智，卸去軍職，到香港暫住時，是以他祖先在九龍的田產闢為魚塘農莊的。此次退休，乃以該地出租，以補食指浩繁的供需。三年後，子女漸長，家用日增；加以他自己也有從事勞動遣興強身的需求，於是在臺北市郊承租山地數頃闢為農莊，親自務農，種植蔬菜水果。不料受連年颱風侵擾，未有收穫。加以他已年逾七十，又有攝護腺肥腫之病，不復堪任灌園刈草之勞。遂於民國五十六年將九龍的魚塘房屋變賣，又將臺北的農莊出讓，然後在臺北市區購置聊蔽風雨的住宅，以終餘年。

李品仙體態康強，除七十後曾有攝護腺症外，步履穩健，從無龍鍾老態。不料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忽覺精神恍惚，初入榮總醫院診治，有嚴重肝疾。一度出院。其後不思飲食，延至二月廿三日下午三時卅分病逝三軍總醫院，享年九十六歲。

生前因功獲頒青天白日、寶鼎、雲麾、光華、干城、景星、抗戰勝利等各種獎章廿一座，並獲美國政府贈自由勳章、越南國王贈頭等寶星勳章各一座。遺著有「蒼梧閣詩稿」、「皖疆述略」、「李品仙回憶錄」等。

德配馮秀卿（已逝世多年）、羅嘯如，俱出名門，相夫教子，賢淑有方。子四人：沅鴻、沅麟、沅驥、沅鳳，女六人：沅美、沅蕙、沅芳、沅薇、沅潔、沅平；均受高等教育，有高尚職業。李品仙戰功彪炳，勛業輝煌，雍容大度，德望在民，詩書流徽，高壽堂皇，一門賢孝，可謂福壽全歸了。